

〔唐〕韋應物著

陶

敏

王友勝

校注

韋應物集校注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唐〕韋應物 著

陶 敏 王友勝 校注

韋應物集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韋應物集校注

[唐]韋應物 著

陶敏 王友勝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六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22 插頁 5 字數 400,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3,000

ISBN 7 - 5325 - 2425 - 6

I·1242 精裝定價: 42.10 元

前言

一

韋應物（七三三？—約七九三），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人。韋氏世為三輔著姓。應物六世祖韋夔，澹於名利，前後十被徵辟，皆不應命。北周明帝即位，禮敬甚厚，作詩賜之，封為逍遙公。五世祖沖，仕隋為民部尚書。高祖挺，唐太宗時歷官吏部侍郎、黃門侍郎、御史大夫等顯職。曾祖待價相武后，官吏部尚書。唐代，民間流傳着「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的俗諺，韋應物就是這個顯赫家族中的一員。但是，到應物的祖、父輩，家道已經逐漸式微。應物祖韋令儀，只擔任過司門郎中、宗正少卿等中級職務。至應物的父親韋鑾，舊史中已經沒有記載，僅唐朝名書錄提到他曾官「少監」。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韋鑾仕途並不通達，但他和他的兄長韋鑾、鑾子鵬，都以繪畫馳名於世，見諸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等記載。至於韋應物自己，他在詩中一再說自己「家貧無舊業」（發廣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長沙），在罷櫟陽令後寄居澧上善福精舍，罷滁州刺史後寓居滁州西澗，罷蘇州刺史後寓居蘇州永定寺，都沒有回到杜陵，可見他在老家已經沒有豐厚的產業了。總之，韋應物出身在一個有着顯赫家世和隱逸傳統的世家大族，但

是，他却屬於這個家族較為貧寒而又富于藝術修養的一支。

韋應物約生於開元二十一年（七三三），天寶六年（七四七）左右，年十五，因門蔭得補三衛，成為玄宗的御前侍衛，陪侍從游宴。後來進入太學讀書〔一〕。安、史亂起，曾避難居武功等地。大約在肅宗時，曾為河陽從事。代宗廣德中，為洛陽丞。永泰元年（七六五），因懲辦不法軍士，被訟去官，閑居于洛陽同德寺。大曆四年（七六九），南游揚州。後為河南府兵曹參軍，大曆八年，因病去官，復寓居洛陽同德精舍〔二〕。九年，為京兆府功曹參軍，攝高陵令。十三年，為鄆縣令。次年，京兆尹黎幹獲罪，應物坐為幹所引薦改櫟陽令。旋稱疾辭官，寓居澧上善福精舍。建中二年（七八一），除尚書比部員外郎。三年秋，出任滁州刺史。興元元年（七八四）罷任，閑居滁州西澗。貞元元年（七八五），起為江州刺史。三年，入朝為尚書左司郎中。四年冬，復出為蘇州刺史，約七年罷任，居于蘇州永定寺，大約此後不久，卒於蘇州。一次又一次地出仕，一次又一次地罷官，閑居佛寺，這就是韋應物所走過的人生道路。

韋應物生活的時代，正值安、史之亂前後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面對着如日中天的大唐帝國的急遽沒落，大多數詩人茫然不知所措，他們的詩歌雖然也或多或少反映了動亂時代的社會現實，但大都局限于個人生活的狹小範圍，表現自我的主觀感受，追求悠遠的韻致，內容相對貧乏，風格趨于纖弱，缺乏盛唐詩歌那種于時濟世的激情與豪邁爽朗的氣度。但在大曆、貞元時期的衆多詩人中，韋應物却卓然不群，自成一家。他去世後不久，白居易就推崇他的五言詩「高雅閑淡，自成一體」（與元九書），唐末司空圖將他與王維并稱，後人更將他與陶淵明合稱「陶韋」，與柳宗元并稱「韋柳」，又與王

維、孟浩然、柳宗元合稱「王孟韋柳」。嚴羽滄浪詩話列舉唐詩諸體中，就有「韋柳體」，王漁洋更奉他的詩作為「神韻」的典範。可見，在唐詩乃至整個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史上，韋應物有着重要的地位。

二

韋應物曾經多次罷官歸隱，他的詩歌淡泊寧靜，反復訴說了自己對塵世的厭倦和對山林與佛門的向往，加之，唐人有「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的記載（李肇國史補卷下），長期以來，在人們的心目中，他成了一個「不食人間烟火」的高士，似乎「無聲色臭味」（晦庵說詩）才是他詩歌的最大特點和最大優點。但事實却并非如此。

韋應物的詩歌題材非常廣闊。他對於國家大事與王朝政治是十分關心的。他不僅在九日、京師叛亂、寄諸弟、寄諸弟等一些抒寫個人情志或與親友贈答的詩篇中表現了他對於現實的深切關懷，而且還寫了一些直接干預生活的作品。如廣德中洛陽作云：「飲藥本攻病，毒腸翻自殘。王師涉河洛，玉石俱不完。時節屢遷斥，山河長鬱盤。蕭條孤烟絕，日入空城寒。」描繪了唐王朝軍隊收復後的洛陽的殘破景象，尖銳地批評統治者借回紇兵消滅安、史叛軍的政策無異飲鴆止渴。經函谷關一詩在回顧了秦朝倚恃函谷天險而終於敗亡的歷史後說：「聖朝及天寶，豺虎起東北。下沈戰死魂，上結窮冤色。古今雖共守，成敗良可識。藩屏無俊賢，金湯獨何力！」嚴肅地指出，是唐玄宗用人不當釀成安、史之亂，給百姓帶來了深重災難。在睢陽感懷一詩中，韋應物更熱情贊揚了安、史亂中堅守睢陽孤城的張巡，歌頌了

他「堅壁梁宋間，遠籌吳楚利」的宏大功業和「甘從鋒刃斃，莫奪堅貞志」的犧牲精神，對那些擁兵自重的藩鎮和投降賊寇的「宿將」則給予了憤怒的聲討和強烈的譴責。清人喬億曾經說過：「古今共推韋詩沖澹，而韋之分量未盡也。」如睢陽感懷、經函谷關，並大有關係之作，尚得以沖澹不沖澹論耶？」是很有見地的。

雖能可貴的是，韋應物還將自己詩歌的批判鋒芒指向了包括皇帝在內的封建社會上層統治者及其奢侈糜爛的生活。如漢武帝雜歌三首，採用托古喻今的手法，諷刺唐玄宗等唐王朝統治者耽于道教迷信、不理朝政的腐敗現象；長安道、貴游行二詩以漢代的外戚比擬天寶時的楊氏家族，揭露他們荒淫佚豫、恃寵驕橫的行徑；金谷園歌則借歷史告誡朝中權貴，生活奢侈糜爛必將自取滅亡，得到如西晉石崇一樣的下場。驪山行雖然表現了對開、天盛世的懷念眷戀之情，但詩在以大段篇幅鋪寫了唐玄宗游幸驪山時的壯闊場面與宏大聲勢後，筆鋒陡轉：「干戈一起文武乖，歡娛已極人事變。聖皇弓劍墜幽泉，古木蒼山閉宮殿。」指出其樂極生悲的悲慘結局，仍然意存諷喻，具有較為強烈的現實意義。

韋應物集中還有一些托諷禽鳥的寓言詩，對朝廷弊政與社會黑暗進行了無情揭露和辛辣嘲諷，如雜體五首其一、其二、烏引雛、燕銜泥、鷲奪巢等。其中鷲奪巢一詩別開生面地描寫了鷲鷲「恃力奪鵲巢」、「吞鵲之肝啄鵲腦」的現象，也揭露了與鷲鷲一道狼狽為奸的「霜鷲」、「野鷲」，而作為「百鳥尊」的鳳凰却對此視而不見，不加干涉和制止。鳥類社會中的這種現象，不就是軍閥豪強與地方官吏相勾結、沆瀣一氣、殘民以逞，而最高統治者却聽之任之的黑暗現實的生動寫照嗎？

在唐代詩人中，韋應物是以勤政愛民著稱的。作為一個中下級官吏，面對兵亂不息、滿目瘡痍的現實，他總是感到愧疚不安。在權攝高陵令時，他寫下過「兵凶久相踐，徭賦豈得閑。促戚下可哀，寬政身致患」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的詩句。在滁州刺史任，他吐露了「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寄李儋元錫的心聲。在蘇州刺史任，他發出了「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的浩嘆。故喬億謂其詩「多恤人之意，極近元次山」劍谿說詩又編，劉熙載謂其詩「可與（元結）春陵行、賊退示官吏并讀」藝概詩概。集中詩作，既反映了安、史之亂給人民帶來的無窮災難（如廣德中洛陽作、登高望洛城作等），也描寫了自然災害給人民造成的種種不幸（如山耕叟、使雲陽寄府曹等），更揭露了統治者對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如：

官府徵白丁，言采藍溪玉。絕嶺夜無家，深榛雨中宿。獨婦餉糧還，哀哀舍南哭。（采玉行）

春羅雙鴛鴦，出自寒夜女。心精烟霧色，指歷千萬緒。長安貴豪家，妖艷不可數。裁此百日功，唯將一朝舞。

舞罷復裁新，豈思勞者苦。（雜體五首其三）

出自玄泉杳杳之深井，汲在朱明赫赫之炎辰。九天含露未銷鑠，圓闔初開賜貴人。碎如墜瓊方截路，粉壁生寒

象筵布。玉壺紈扇亦玲瓏，座有麗人色俱素。咫尺炎涼變四時，出門焦灼君詎知。肥羊甘醴心悶悶，飲此瑩然何所

思。當念闌干作者苦，臘月深井汗如雨。（夏冰歌）

強烈的對比，揭露出封建社會階級對立的嚴酷事實。統治者的口腹之欲、聲色之娛竟給采玉、紡織、鑿冰的勞動者及其家人帶來如此深重的苦難！詩人的同情顯然在被剝削者一邊。類似的描寫在韋應物

同時代的詩人中是較為少見的。不難看出，在唐代詩歌發展史上，韋應物起着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他繼承了杜甫、元結反映現實黑暗、民生疾苦的精神，成為中唐以白居易為主帥的寫實諷喻詩派的先導。

三

但是，韋應物詩歌的主要成就所在，或者說他能卓然自成一家的原因倒不在前述反映現實的作品，而在于他學習陶淵明寫作的大量山水田園詩。

在逢楊開府詩中韋應物自述早年經歷說：「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提檇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可見出身于世家大族的韋應物，年青時頗為負氣任性，是沾染了很多紈袴子弟的惡習的。但是後來由于家道中落，仕途蹭蹬，沉迹下僚，加之疾病纏身、中年喪偶等等不幸，他那種鋒芒畢露的棱角逐漸磨平。這在他任洛陽丞因撲扶軍騎被訟後即已初露端倪。此後，因病罷河南兵曹參軍，因受黎幹牽連自鄆縣令調櫟陽令，一連串的打擊使他越來越厭倦充滿機心與傾軋的官場，向往自由舒適的田園生活，并向佛門尋找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因此在他的中晚年，特別是罷櫟陽令居澧上善福精舍以後，寫作了數量較多的山水田園詩。而且，這類詩作深得陶淵明詩的神髓，掩過了他在興諷詩方面的成就，以致在後人心目中，韋應物被視為田園詩人陶淵明的直接繼承者，「唐人五言古詩有陶、謝餘韻在者，獨左司一人」（何良俊四友齋叢說）。

的確，韋應物是自覺向陶淵明學習的。韋集中不但有「慕陶真可庶」(東郊)等傾訴慕陶之情的獨白，而且有與友生野飲效陶體、效陶彭澤等摹擬陶詩的作品。他的某些詩句，如臨流意已淒，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萬事皆若遺」(答長安丞裴說)，從立意到語言顯然都脫胎於陶詩。其他的作品也大都表現着一種陶淵明式的「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的生活態度，充滿着陶詩中獨有的那種沖淡平和的氣質，語言也古樸淡雅，洗淨鉛筆。如：

負暄衡門下，望雲歸遠山。但要尊中物，餘事豈相關。交無是非責，且得任疏頑。日夕臨清澗，逍遙思慮閑。出去唯空屋，弊簪委窗間。何異林棲鳥，戀此復來還。世榮斯獨已，頽志亦何攀。唯當歲豐熟，閭里一歡顏。(郊居

言志)

微雨柴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始。丁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饑飢不自苦，膏澤且為喜。倉廩無宿儲，徭役猶未已。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觀田家)

野水烟鶴唳，楚天雲水空。玩舟清景晚，垂釣綠蒲中。落花飄旅夜，歸流澹清風。緣源不可極，遠樹但青葱。

(游溪)

無不酷似陶詩，確是「不曰效陶，實自真意」(郊居言志劉辰翁評)。韋應物其他詩作也大都滲透着陶詩那種恬淡閑適、真率自然的精神，和同時代人的作品大相徑庭。

作為陶淵明詩歌的真正繼承者，韋應物不僅在詩歌的題材和風格上向陶淵明學習，更重要的是，他本人也具有與陶淵明同樣的品質和精神——感情真摯，熱愛生活。他不僅熱愛大自然和田園風光，更

熱愛平凡的日常生活，對於親人和朋友懷着極為濃烈深厚的感情。集中有許多與親友贈答酬和的詩歌，如：

丈夫當為國，破敵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鬢毛斑。（寄暢當）

鬱鬱楊柳枝，蕭蕭征馬悲。送君瀟陵岸，糾郡南海湄。名在翰墨場，群公正追隨。如何從此去，千里萬里期。

（送馮著受李廣州署為錄事）

青青連枝樹，萼萼久別離。客游廣陵中，俱到若有期。俯仰叙存沒，哀腸發酸悲。收情且為歡，累日不知饑。

（喜於廣陵拜覲家兄奉送發還池州）

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歸去在何時，流淚忽沾纓。（京師叛亂寄諸弟）

無不寫得情深意切，真摯感人。清人喻文鑒曾說：「余辭郡符去，爾為外事牽。寧知風雪夜，復此對床眠。」（按為示全真元常中句）澹語耳，遂為千古絕唱，情真也，動人處正不必在多也。其新秋夜寄諸弟云：「兩地俱秋夕，相望隔星河。」不待言之畢而已令人淒絕。左司之詩純以淡處見腴，至其兄弟之情見於集中者尤多。」〔三〕

韋應物和他的妻子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相濡以沫，感情甚篤。大曆十年前後，妻子病故，韋應物對她非常懷念，寫下了傷逝、往富平傷懷、冬夜、送終等十多首悼亡詩，其中出還一詩云：

昔出喜還家，今還獨傷意。入室掩無光，銜哀寫虛位。淒淒動幽幔，寂寂驚寒吹。幼女復何知，時來庭下戲。咨嗟日復老，錯莫身如寄。家人勸我餐，對案空垂淚。

詩運用對比、反襯等手法，抓住幾個典型的生活細節，把自己孤獨淒苦的情懷抒寫得淋漓盡致，哀惻動人，劉克莊稱贊它們是悼亡詩中「不可以復加」的佳作（後村詩話卷二），喬億謂其「澹緩淒楚，真切動人」，堪稱「絕調」（劍谿說詩又編）。它們和韋應物與親友贈答詩一樣，都反映了他熱愛生活、感情豐富的一面。陶淵明詩被前人譽為「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蘇軾與蘇轍書），「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論詩絕句），也正是由於其「胸次浩然，其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沈德潛說詩碎語）。韋應物學陶而得其真諦，這正是他成為陶淵明的直接繼承者，在中唐前期衆多詩人中脫穎而出、卓爾不群的原因。

韋應物的山水田園詩，抒發了他對於美好自然的熱愛，並把它與惡濁的塵世對立起來，從中求得精神上的愉悅和解脫，這和陶淵明並無二致。不同的是，陶淵明終於和官場徹底決裂，韋應物却採取了一種更為通達的、隨遇而安的處世態度——可官則官，需隱則隱；而且，他的詩歌不僅表現了田園的寧靜優美，純樸和平，還反映了稼穡之艱和農民之苦，這種情況不論在晉代陶淵明還是唐代王維、孟浩然的詩中都是很少看到的，對於稍後的張籍、王建，乃至南宋范成大的田家詩創作顯然有着重大的影響。

四

韋應物詩歷來以平淡自然著稱。白居易稱其「五言詩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與元九書），朱熹謂「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晦庵說詩），方回評其詩為「淡而自然」（瀛奎律髓卷八），翁方綱謂其詩

「奇妙全在淡處，實無迹可求」（石洲詩話卷二），無不以平淡自然作為韋詩的主要風格特徵。

大體說來，韋詩的平淡自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在思想感情方面，韋詩沒有類似李白詩歌那種跌宕起伏、大悲大喜的情感波瀾，即使在遭受重大打擊或發生重大變故的時候，他也從不作痛哭流涕式的悲號，「皆以平心靜氣出之」（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平時，更表現出一種恬靜閑適、沖淡平和的心境。其次，在布局與行文方面，韋詩從不逞奇炫俗，不用回環曲折、開闔跌宕的結構模式，而是如實道來，顯得平易自然。這一特色在他的一些長篇敘事詩，如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春月觀省屬城始憩東西林精舍、登高望洛城作等作品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第三，在語言方面，韋詩從不堆砌詞藻，賣弄典故，而是以古樸平淡見長。他以簡樸自然的語言，白描的手法，創造出一種清新淡雅、含蓄深遠的意境，氣格高古，在藝術上達到了一種返樸歸真的境界。

韋應物的平淡詩風，表現在他各種體裁的詩歌中。他的五古成就最高，固然寫得十分平易淺近，即使是以高華流麗為文體特徵的七言律詩和長篇歌行，在他寫來，亦復如此。如：

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風。
為報洛橋游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自鞏洛舟行人黃河即事寄府縣僚友）

去年花裏逢君別，今日花開已一年。世事茫茫難自料，春愁黯黯獨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
聞道欲來相問訊，西樓望月幾回圓。（寄李儋元錫）

前詩直叙自洛陽赴廣陵的水程中所見所思，純用白描，「寫景如畫」（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十八）；後詩被

人稱爲是「家常語，爛熟調」，但「少年讀之，白首不厭」（張世煒唐七律集），千百年來傳誦不衰。二詩都是「以古詩入律」的優秀作品。

韋應物詩的語言，在平淡自然之外，尚有其流麗的一面。「麗藻頗爲工」（答韓吏部），「爲文頗瑰麗」（送雲陽鄭儒立少府扶持赴京師），「仰答高文麗」（春宵燕萬年吉少府中孚南館），他這樣一再用「麗」來稱贊別人的詩歌，顯然對麗藻表示出一種非常欣賞的態度。他的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詩首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人稱「清綺絕倫，爲富麗詩句之冠」（劉辰翁評語）。他的一些寫景名句，如「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同德寺雨後寄元侍御李博士），「廣庭流華月，高閣凝餘霞」（同德精舍養疾寄河南兵曹東廳掾），「野水烟鶴唳，楚天雲雨空」（游溪），「綠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餘」（游開元精舍），「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寺居獨夜寄崔主簿）等，都善于捕捉大自然物候的微妙變化和色調的深淺明暗，刻畫工細，字句凝煉，語言也極爲清麗。故徐俯云：「人言蘇州詩，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蘇州詩。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惟韋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爲流麗。」（見呂本中童蒙詩訓）胡應麟也說：「韋左司大是六朝餘韻，宋人目爲『流麗』者得之。」（詩數內篇卷二）中唐前期詩人大多追求「高情、麗辭、遠韻」（四），韋應物自然不能免俗。這裏說的「六朝風致」主要就是指卓詩深受謝靈運、謝朓等人影響，景物描寫細緻鮮明，語言清新美麗而言。但在韋詩中，這種「流麗」乃是出諸自然，而非刻意追求所致，所以不僅沒有妨礙，反而有助於他獨特的平淡沖融的風格的形成。

五

韋應物原有集十卷（見新唐書藝文志），又有古風集別號澧上西齋吟稿者數卷（見王欽臣嘉祐本草蘇州集序）。北宋嘉祐元年（一〇五六），王欽臣見韋集，綴序猥并非舊次，遂「取諸本校定，仍所部居，去其雜廁，分十五總類，合五百七十一篇，題曰韋蘇州集」，仍為十卷。熙寧九年（一〇七六），韓樸為蘇州刺史，得晁文元公（迥）家藏韋集，命賓僚參校訛謬，以吳縣葛繁總其事，定著五百九十五篇，鏤版流布，葛繁等為後序。南宋紹興壬子（一一三二），曾再次刊校印行，姚寬為之序。乾道辛卯（一一七一），魏杞知平江府，又命教官崔敦禮等以淳熙葛繁本為正，參校諸本，是正三百餘處，鏤版以傳。今嘉祐、淳熙、紹興三本均不存，僅北京圖書館存乾道刻本的遞修本韋蘇州集十卷、補遺一卷。卷首有嘉祐本王欽臣序，卷末有熙寧本韋蘇州集後序、紹興本姚寬書葛繁校韋蘇州集後以及胡觀國書乾道重刊韋蘇州集後。正集十卷，收賦一首，詩五百五十二首。補遺一卷，詩八首，注明何詩為何時何本所補入，可見韋集遞經刊刻、續有增輯的情況。

今傳韋集各種宋、明刻本均出自乾道刻本。但由于乾道刻本遞修本屢經修補，已有漫漶、錯板等情況，故此次整理以北京圖書館藏南宋刻書棚本韋蘇州集十卷、補遺一卷（簡稱書棚本）為底本，以乾道遞修本（簡稱遞修本）、北圖藏宋刻元修本（簡稱元修本）、明刊銅活字本（簡稱活字本）、四部叢刊影印明華雲太華書院刻本（簡稱叢刊本）、全唐詩為校本，并參校文苑英華、樂府詩集、唐詩紀事、萬首

唐人絕句諸書。原集詩後附同時人唱和之作，為唐人別集編撰通例，故予保留，其遺漏者亦予補入。底本補遺一卷中所雜偽作，未予刪汰，僅加按語，以存原集面目。校本及他書中之集外詩文，無論其為真為偽，一律編入卷末附錄中，並對其中偽作加按語說明。韋詩素以平易見稱，故注釋力求簡明。韋集雖經宋人分類改編，但一類之中，仍略存原集編次，故詩作繫年亦有據編次推知者，繫年依據均見於該詩題注中。

歷代關於韋詩的評論很多，此次整理時輯附詩後。宋末元初，劉辰翁曾評校韋集，有須溪先生校點韋蘇州集十卷、補遺一卷^五，今存明成化弘治間張習刻本遞修本（藏北京圖書館，簡稱張習本），明末朱墨套印刻本（亦藏北圖，中附入白居易、高棅、顧璘、楊慎、鍾惺、譚元春等人評語，簡稱朱墨本），日本寶永三年（一七〇六）刻本（見日本汲古書院和刻本漢詩集成，簡稱和刻本）等；此外，北京圖書館有劉辰翁校點、袁宏道參評韋蘇州集五卷（簡稱參評本）。集評中所收劉辰翁等人評語分別見於上述諸本。各本評語文字間有出入，收錄時擇善而從，注明出自何本，但不一一出校。為方便讀者，書後附有附錄六種：一、集外詩文，二、傳記資料，三、序跋，四、著錄，五、評論，六、年譜。

在韋集的整理過程中，我們得到了北京圖書館善本部、上海古籍出版社、蘇州大學全唐五代詩編輯室等單位和有關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幫助，日本大坂市立大學齋藤茂先生為我們查閱日本藏韋集情況並代為複印和刻本韋集，謹此一并致謝。我們工作中的疏誤之處，敬請專家讀者批評指正。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注〕

〔一〕關於韋應物入太學的時間，舊說在肅宗朝。今將其入太學時間提前至大寶末，其生年及為三衛年亦相應提前。請參看附錄年譜。

〔二〕韋應物大曆八年罷河南府兵曹參軍後亦曾居同德精舍。舊說將韋應物寓居洛陽同德精舍作詩均繫於永泰中罷洛陽承後，不確。請參看附錄年譜。

〔三〕考田詩話卷一，轉引自蔣寅大曆詩人研究一〇五頁。

〔四〕參見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一六七——二七五頁。

〔五〕關於須溪先生校點韋蘇州集，羅振常善本書所見錄曾著錄，云為宋刻，前有劉辰翁自序（今張習本已無劉序），此本不知今歸何處。陳伯海、朱易安《唐詩書錄》著錄天津圖書館藏元刊本，惜未能寓目。南京圖書館藏元刊本，僅存六至十卷，前四卷乃以宋刻本配，其書即出丁丙善本書室者。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十四稱於日本得見此書元刊本，然托請日本大坂市立大學齋藤茂先生查閱日本公私書目，均無元刊韋集之著錄，楊守敬所見實為一明末刊本，參見附錄「著錄」中有關按語。